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第二十七回 臨安伯因舊嫌構怨 狀元郎奉新命封王

話說賈茂升了侍郎，賈蘭升了閣學。謝過恩，到了任。逐日衙門辦事，闔家歡喜。傍邊卻觸起一個舊隙的人來。你道此人是誰？卻是臨安伯。當日求親不遂，自遊街日，心中已不舒服。山東藩司姨姪何騰蛟被論降職，更深夙怨。何騰蛟借臨安伯力，數年營謀，現補了兵部武選司郎中。臨安伯在朝知賈茂升兵部右堂，何騰蛟是他屬員，心內不平。回府請何武選來，備述其事，要商議一策；使賈茂坐不穩這兵部，方才出氣。二人商酌半日，因賈茂係椒房之戚，又詩才政治為上所賞，一時急想不出法來。何騰蛟道：「且緩，再看機會。」臨安伯道：「等我替你表叔郝中堂斟酌，定議一法，出我這氣。」說罷，何武選版辭回去。次日，臨安伯在朝房迎著郝大人，將前事備細說了一遍。郝中堂說：「此時有一機會，容我辦成再說。兄台自管放心。」臨安伯大喜。朝散各回。

原來自暹羅二國使來，高麗封王一事，廷臣集議，欲推二人充正副使，副使已議定翰林院編修羅廷倫，惟正使須得二品晉宮保銜，方合體制。彼此瞻循，久而未定。郝中堂聽了臨安伯的話，便不與眾人商酌，竟暗暗上了一本，說：「高麗封王，事關鉅典。必得文望素優，品行特著的人，方稱厥使。茲查兵部右侍郎賈茂，鼇頭獨步，翰苑騰聲。位廁卿貳之班，才居馬班之右。理合晉銜太子少保，克充正使。翰林院編修羅廷倫，才長年富，合充副使。實能馳名梅域，增耀天朝」等語。疏奏才上去。誰知高麗又以內亂，所言幼主不安其位。邊臣有折奏聞，不便遣使敕封。此本遂留中未發。廷臣皆不得知。郝大人見此議不行，與臨安伯另圖別策。把何騰蛟推升了山西巡道，也是郝公之力。

那時正值初夏，忽暹羅國王謝世，世子嗣封。廣東制台奏到，請派大臣前往，以彰國體，以恤海邦。批交部議。此非緊要事件，部議准行。即覆奏，著各大人保薦。條已數月，已在八月中旬，公議了禮部左侍郎夏霽初，仍與編修羅廷倫。才要入奏，夏侍郎了內艱。郝中堂便說：「賈兵侍才博望重，可膺此選。」眾人不肯駁中堂意，遂公舉了賈茂，加太子少保銜，充為正使；羅廷倫加學士銜，充為副使。疏人，有何不准。

第二日，即准行下來。此信早有人報入榮府，賈政因係國家大事，尚不形諸詞色。王夫人、寶釵得了此信，知是越渡重洋，封王海外。這一驚吃得不小，由不的流下淚來。轉是史湘雲早已料定，走來勸道：「太太與嫂子，急也無益。芝哥兒為人臣子，既奉朝廷之命，如何推諉？況不經盤措，無以別利器。此正芝哥兒秉受通靈寶玉，揚名海表，方是光耀家門的時候。吉人天佑，此行雖越海洋，管保一無他虞。太太若是這班光景，倒叫芝哥兒懸懷兩地，何以為國盡心？嫂嫂當勸太太，不可做此無益之急。」寶釵聽了這話有理，遂同勸王夫人，替芝哥預備行裝，不必過於懸切。

賈茂奉了此旨，等候著翰林院撰擬敕命；禮部做文書，備辦賞賜；兵部知會沿途，伺應夫馬，齎發勘合。轉因王夫人、寶釵意思，時常在膝下依依。外面事，賈璉、賈蘭代為酬謝。但此番諸大臣公舉，賈政雖知是郝中堂所為，而不知其故。周侯爺與中堂謝大人最好，細細訪問，緣臨安伯轉托。臨安伯求親一節，事已多年，賈政不復記憶，何巡道又補山西外任，這個情節更無可查。轉疑芝哥年幼，或有開罪臨安伯處。賈茂道：「孫兒與臨安伯從不謀面，何能得罪？況此事關朝廷重任，人臣皆應辦的。借此以泄其忿，亦覺無謂。」賈政聽了，也只好付之一笑。

不一日，諸事齊備，賈茂、羅廷倫請過聖訓，領了敕書、勘合，欽天監擇吉，在九月十八日卯時起身。賈茂頭一日在宗祠行了禮。臨起身，時，替賈政、王夫人磕了頭。寶釵處也磕了頭。李紈、平兒拉住。連日囑咐月娥：在家承顏慰色，代盡子職。各親友皆辭過行，這日皆在城外候送。到了卯時，不敢稍停，即上轎出門而去。跟隨的人，惟葉忠、包勇、林天錫；鋤藥係討了去的，又派了六個人押著行李。各騎上馬。賈政送到大門外，吩咐賈茂許多話，又叫他坐上轎，看他起身，方回府去。」賈茂到十里外，有座古刹，旁有別院一所，前進大門正廳五間，後屋兩所，備各官在此迎送。這一天，周侯爺、甄嘉言、曹紫庭、周巧姑爺、薛蝌、薛尚義、李光緒、蔡念典、李雲龍、賈府各叔姪弟兄，皆備了酒席，為賈茂送行。賈璉、賈蘭再三力辭，才議定公進三杯，以壯行色。說著，賈茂轎就到了。大家接下廳來，齊說道：「此行為王事馳驅，我輩聊備便酌，稍壯榮行。」賈茂連忙打躬道：「茂不職，奉此重任，恐不稱使。承諸尊親大人如此厚愛，何以克當。」說著，周侯爺把盞，甄巡制便舉壺來。眾人同用手一舉道：「請晉此爵。」賈茂急忙接了，飲於此鍾。謝了眾人，便要讓坐。

羅副使也到了，羅副使有許多親友接著，另席送行。周侯爺說：「何不不移在一處，豈不親熱？」眾人齊都說好，也敬了羅副使一杯，便敘位坐了。二使臣東首專席，各送行的無論長幼，皆在西邊相陪。正飲著，賈、羅二使臣同寅相好的各備了席，在外一層房裡擺下相候。仍是周侯爺說：「諸位皆同朝之雅，何不將席地移了一處，豈不甚便！」賈茂、羅廷倫說：「有理」走到外邊，各飲了一杯酒，便將席挪到前廳，大家同飲。時交午錯，二使臣起席，謝別眾位，皆坐轎長行去了。

不言送行人回城。且說賈茂二人，由直隸、山東，到江南界，換了船，到蘇州境。山東臬司閔鵬騫已升任江蘇藩司，早知派了此差。遠遠差人在鎮江接了。這日得信，稟明撫院，自己坐了船，迎出境來。二人既係同年，更屬至好，見面時彼此暢敘別後事情，及奉差封王之命。閔藩司差人用帖到候羅副使。不多時，到蘇州接官的處所。撫院同臬司各府道皆在此接欽差，請聖安。

閔藩司於未到碼頭時，先辭了去，隨著撫院在公所迎接。正使船到，放炮相迎。副使船也就同泊在彩亭前。二位欽差下了船，到接官棚內，朝上站定。撫院率眾官，請過聖安後，才行禮相見。說不多幾句話，就坐上轎，進城來拜眾官。撫院留在署內吃了飯，首縣們送下程，備夫纖，皆用手本稟過。閔藩司送了许多吃食及船上應用之物，皆解已囊，並非縣中替辦的。賈茂亦將都內人事送了好些。

盤桓五六日，吃了三日戲酒，便開船往杭州去。未到境，浙閩制台周大人早差人請安，送了應用的乾鮮物事，具說「巡邊在外，不得到浙江來面會。」董巡道升了廣東臬司，金華端木公已得溫州府知府，亦差人先請安，說在省相候。賈茂皆一一應覆。船便到了杭州，端木楷派辦此差，相見甚是浹洽。留在西湖，同浙撫及各司道遊賞，吃了一日酒。

賈茂不敢多延，與副使連夜渡過江去。換了夫馬，往廣東境來。督撫照前迎接。董臬司至親，加意款待。在廣東省內住了十餘天，備好了海船，擇吉上船。出海口放炮相送。正副二使，同船開行。

這海船形如粽子，上下三層，闊三丈二尺，長十八丈，高二丈三尺。桅艙左右二門，中官廳，次房；艙後立天妃堂，船後設戲台。桅桿眾木湊合，高十八丈，俱用鐵裹，桿頭有門，可容數人觀風瞭望。船內有水井二口，設官以司啟閉。船底用石鋪壓。上層列炮十六位，中層列大炮八尊。但舵必鐵梨木所制方好。彼時有紅毛進貢，請兵船數隻，已回，留三隻沿泊海上，因而購得。此舵亦是不易有的。

向來琉球封敕，則在閩省出海，由林浦羅星塔入大洋。稍東則粵東境，暹羅梯航渡海，皆由廣省，海道不同故也。

賈茂二使臣於十一月內出海，廣督撥水師守備陸祚昌、魏文耀，千總施循、陳升，兵丁二百五十餘名，從都隨路。太醫院醫官趙凝之、熊耀昆二位，天文生李光猷，又設傳宣二員，通事二員，管船管羅鏡二員，書役門皂轎傘役百有餘人，吹手十六名，舵工二十餘名，水手六十餘名，船上老閩一名，副老閩一名。

海口祭了神，候風二日，通城各官辭去，才把船開入大海中來。天色大異，深青大藍。老閩說：「人大洋了。」頃之，有白水一線，橫互南北。老閩又說：「過分水洋了。此天之界中外也。」浪急風猛，水飛如立，顛覆不定。副使及舟中人皆嘔逆呻吟。副使上了臥榻，任其簸揚，稍為心定。

賈茂正了性，將通靈寶玉帶在胸前。舉目四望，忽見群魚振鬣而至，有人立者，有飛舞水面者，有相攢遊戲者，皆傍海船周圍

旋繞。老闆說：「水族聞封舟過海，歡忭來朝。此祥徵也。」煙波蒼茫，水天一色。日出則海水皆紅，月出則碧天如洗。

行了約半月有餘，亦不知過了多少海嶼。忽見一山橫於前面，老闆說：「此非山，乃巨魚也。可急鳴金鼓震之，彼自逝去。」不一刻，其魚漸沉，與水相埒，猶似沙嶼蘆葦，至晚潛消，乃始放船前進。在梅花所泊船，取了水。老闆守定羅鏡，不錯銖黍，向暹羅國海道而行。

那日，舟抵一海嶼，乃安南外境。嶼名華封，通事鄭必振道：「好了！這是安南東北界。過安南，抵南境，便是暹羅北境。」眾皆大喜。賈茂吩咐依嶼暫歇，同羅廷倫上岸。矚目此嶼，四望皆石，突出海底。層巒疊岫，千百其形。怪鬆古柏，離奇盤閉於石隙中。錯骨露筋，以起山之高。玲瓏斷續，不可懸擬，不可方物。二使臣愛玩不捨。通事稟說：「此地多海寇，不宜久停。」因歸舟起行，遂浮舟此嶼內，四日乃出。風雲日暝，變幻無端。每到山窮海窄處，或疑梗塞不可通，良久乃見一境。山盡，仍復浪浸汪洋，莫測潮汐。取途時值北風陡作，海舟甚快，遠見東北一山，形若覆盂，四無人趾，惟通鳥境。眾皆疑之。

又行了一日，望一山如長蛇，蜿蜒水面。將抵山下，忽一口門條見。風雲四起，突有二龍懸排，尾稜俱張，蕩揚搖曳。舟中人無不駭怖。恍惚晦冥，又似有天吳、海童奔逸左右。老闆及通事鄭必振說：「這定是暹羅界口，皇宣遠降絕域，此地海神來接。當出免朝牌，示之自退。」懸其牌，仍然如故。賈茂道：「取牌來！」親書硃筆「免朝」，一掛鵲首，一投水內。頃之，天漸開，雲漸散。二龍已失所在，風仍大作。老闆說：「此是龍潭，當避之。」遂泊舟於山之右。

天曉，居民見舟，驚走避人深山。賈茂因差守備陸祥昌、通事黎昂上山探問，回來稟知，此山名為象山，暹羅北境。東界日本，北界安南，向西邊海之岸，則雲南境。二使臣聽說甚喜，便命通事知會地方官。不一時，鎮守此處官，一如中國參游等職的，名叫坤司塔瓦渣，來舟訪問。賈茂因將禮部知照著通事解他聽了，他亦歡忭，向北磕個頭，忙回去。不多時，就備了許多水薪送來。他向通事說：「天使請暫歇，我已請我王的示下去了。」通事因問岸上居民：「東北那座山是何名？」居民道：「那是尤家山埠瓊瑣山也，北去日本，東去則東洋矣。」

不說賈茂住等暹羅國接詔。再言賈政，自賈璉等送芝哥兒回來，每日仍赴衙門辦事，倒還不覺。惟王夫人最疼賈茂，今日遠涉重洋，出封外域，不知何日才歸。那日與寶釵閒話，念及芝哥兒，時常落淚。寶釵已自難受，見王夫人如此，轉自多方開釋。燈前飯後，也不止於一次。

節交冬至，薛姨媽犯了病，著床不起。王夫人同寶釵看過數回，請王太醫用藥不效。那日薛蟠從南回家，心中一喜，略覺好些。過了年，感了春氣，漸漸沉重。寶釵到家看了，與寶釵說：「這病勢想不能就痊，當和哥哥說，預備才是。」寶釵哭著說：「何嘗不是。」因向薛蟠兄弟商辦衣裳、棺木。富足人家，凡事易為，立即辦就。

一月十二日，薛姨媽叫薛蟠哥兒們，同寶釵姊妹、妯娌，皆到跟前，說道：「我年逾古稀，此生豐衣足食。你弟兄姊妹，諸事孝順，我真無憾。惟當舖存祭府這項銀子，趁我在時還了，我就無一點記念了。」薛蟠道：「這事容易。待孩兒過去，算明本利，交與姨丈就是。」寶釵說：「也不忙在一時。」薛姨媽道：「還是蟬兒說得好，你就去說明，我才歡喜。」

薛蟠遂到賈政這邊，將薛姨媽的話細細說明了。賈政道：「現在令嫗母欠安，此項有帳可算，何用如此著急？」薛蟠說：「早晚一樣結帳。容姪兒到當舖將帳合清，再來回話。」薛蟠即走至當舖，將這項本利一算。八釐起息，原不見多，但此利祭府並未支用。歲月既久，本利合著三萬六千金。」

薛蟠便在兩當舖內湊了兩張銀票，一張兩萬金，一張一萬六千金拿回。先將此票給薛姨媽看了，並將說的話又回明了。彼時薛姨媽在炕上點了點頭，薛蟠就將銀票拿過來，面交於賈政。——原來賈政已將此事向王夫人商酌定了。賈政說：「我這銀子，生出這些利息，皆老姪經營所取。將這三萬兩我權收下，再為計議。六千金，我與汝姨娘送給老姪附手，也不負數年替我經營之意。」薛蟠那裡肯要？再三說了，方才應允。謝了回家，又把此話稟了薛姨媽，也只點了點頭。漸不能夠說話。

王夫人才過來瞧姐姐，看那光景不好，著實心酸。忽見周瑞家的忙忙走來，稟道：「東府邢太太痰厥，一時就沒了氣。請太太快回去，老爺已到東府去了。」王夫人才要動身，薛姨媽痰往上湧，也就不可救了。薛蟠、薛姨媽就都大哭，搶地呼天。王夫人只得帶著丫環僕婦，替薛姨媽穿衣服，安靈床。寶釵忽哭得暈去，叫人忙著救醒。

尚未盡妥，東府邢太太也逝世了。賈政著人又請。遂哭了一場，忙回來到東府去。進門哭奠，行了禮，問賈璉。諸事備辦得體。同薛府擇日開了弔。禁城內不許停柩，到三七頭，遍報親友，發了殯，將棺仍停在鐵檻寺內。出喪儀注，送殯車馬，也不過如《紅樓夢》中出秦氏的樣子。薛姨媽處也開了七日弔，暫移在城外一個庵內，再議送回南去。賈璉在鐵檻寺守了七七的日子靈才回來，東府賈大爺珍的病，忽見覺重起來。稟了賈政，又替賈珍備辦後事。四月中旬忽又病逝。此時賈蓉已升了陽城縣知縣，將賈珍殯殮後，未及開弔，先把丁憂文書報明吏部。一切喪儀，賈政叫從厚辦理。賈璉也諸事盡心，較之邢太太事，「有盈無絀。五月間，也移在鐵檻寺暫停。候賈蓉回來，連賈赦、邢太太，一同送南，歸葬祖墳。

榮寧府連出兩件事，賈政心中甚是不快。因薛蟠交了三萬銀子，便與賈璉商議，要用一萬金將鐵檻寺停柩，秋後送回南去。賈璉道：「老爺所見甚是。此事何不與薛蟠兄弟相商，得同伴去，船上更有照應。」賈政說：「你何不過去談談。就我們多費些，得完他一件事，也無不可。」賈璉過薛宅，把賈政的意思說了。薛蟠即將薛蟠找來商議，甚是情願。又回覆了賈政。只候賈蓉一到，便定行期。

卻說賈茂正副二使臣在象山住著，候暹羅接詔。約有半月多，忽見前日那員官來船上說：「我國王差大臣前來迎接天使，就到了。」不一刻，只見數十隻海船——比坐來船小些，卻甚輕便。旗幟招展，鼓樂喧鳴，奔了象山右首，在山嘴上灣了。那員官連忙回去。又有一員官同著前頭那官，帶許多從人，往天使船來。通事鄭必振上岸去接，見面時卻認得，原來是那年進貢的通事坤思塔披彩。彼此一見，、甚屬親熱。說了幾句話，要禮部行咨，不上船，仍舊回去。

忽見彩旗前導，金鼓開行，一員官騎著只像，到船邊來。通事傳言：彼國大臣，如中國宰相相似的，名紳孛述列瓦提。鄭通事稟知，賈茂、羅廷倫二位天使出艙，站在船頭祇候，那員官到了船邊，下了象，有許多帶刀護衛跟上船來。彼此說話，皆不懂得。虧兩處通事，代述其說，方才讓進艙內。又說一回，那官不肯喝這邊茶，大約說的是：感戴皇恩，又勞大臣遠涉，下邦著實歡忭。奉王命，請天使換船，到他國去好接詔。賈茂這邊話也是鄭通事代言：皇上遠念貴邦臣順，今聞嗣王新立，用遣重臣，來頒冊封新詔。今既來迎，即照向例，祇候可也。那員官謝了，就出船去。登了岸，騎著象，眾人金鼓旗仗，簇擁而去。

黎通事稟賈茂說：「來而不往，非禮。二位大人禮應回拜才是。」賈茂叫人備轎，亦用旗傘金鼓，著通事先替說了。天使轎到彼處，通事再回，辭謝不敢當。賈茂二位也就回船。不多時，那大臣著通事送了水薪米燭，雞鴨豬羊，芋頭番粟幾十擔過來。通事說：這向例是要收的。賈茂賞了來人十數個洋錢，將禮收了。那送禮人從未見此厚禮，皆抱頭跳躍而去。

到次日，賈茂將原坐海船留在象山，派兵百名，千總施循並老闆、水手，皆泊此處伺候。自家同副使及二位守備，一位千總，二員通事，跟隨家人，並百十餘名兵丁，皆換了船，向彼國來。那大臣及通事，著實歡悅。往日使臣到此，多疑有不肯換船，每每生出別事。賈茂此回推誠相示，慨然上了彼處船。他國的人所以心悅誠服。便引進出了南口，不走大洋，就偏右的一條小溪行去。雖說小溪，也與那揚子江面相似。一路花鼓互奏，蠻歌相聞。